

科举魁星崇拜源流考论

张晓雪

(黑龙江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魁星神作为重要的科举神祇,产生于宋朝,科举制的盛行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文章从“魁”、“奎”二字字义发展演变入手,对这一崇拜现象的产生源流及原因进行细致梳理。通过研究可知,科举魁星崇拜完全由“魁”之字义与科举考试相关联这一意涵发展而来,而不与“奎宿”信仰相关。明清两代可见将“魁星楼”写作“奎星楼”者,二字开始混用,但“奎宿”信仰只于这一时期对魁星崇拜进行简单的介入与补充,而并未参与其萌芽与产生。

[关键词] 科举神祇; 魁星神; 崇拜源流

[中图分类号] K 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2)04-0068-07

隋初迄清末的1300年,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地位的科举制,与更为深刻、普遍的信仰文化发生联系,产生了饶有趣味且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科举神祇崇拜。所谓“科举神祇”,即科考士子信奉的主管学识、文章、考试、仕途等的神灵,而这类神祇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当属文昌神与魁星神。关于“文昌崇拜”的源流始末,相关学者已基本掌握并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然而与之并列的“魁星神”之信仰始末却不甚明了,相关探讨者莫衷一是,更缺乏系统的学术研究。本文即从学术的角度,以科举制为社会背景,拟对魁星崇拜的源头、兴起、演变做一详细考论,旨在充实相关研究之不足并就教于学者方家。

一、魁星崇拜简述

本文所指的“魁星”,并非天文星相上北斗七星呈斗状的前四颗星(一说指这四颗星中的第一颗天枢星),而是民间信仰领域主管科举仕途之“科举魁星神祇”。该神祇为科举制直接衍生出的最具代表性的神灵,它兼具具体形象、祭祀场所与祭拜仪式,可谓内容丰满,对它的崇奉在科举时代兴盛一时。

科举魁星崇拜现象产生于科举制盛行的宋代。两宋方志中即已出现关于“魁星楼”的记载。最迟在明代,人们已对“魁”字“望字形而生像形”,即将魁字附会为“鬼抢斗”——“鬼之脚右转如踢北斗”。明代史料已出现魁星具体形象的明确记载,这一时

期的魁星崇拜已将宋朝形成的精神层面物化。为其塑造的典型形象为一蓝面赤发之鬼,立于鳌头之上,一脚向后翘起如大弯钩,一手捧斗,另一手执笔,意谓用笔点定科考中试者姓名,此即所谓的“魁星点斗,独占鳌头”。唐宋时,皇宫正殿台阶的石板上雕有龙和鳌(大龟)的图案,及第的进士要站在宫殿台阶下迎榜,而状元则按规定站在鳌头那里,故称状元是“独占鳌头”。魁星神的这一典型形象,正是寄托了士子科考及第、金榜题名的美好愿望。

魁星崇拜物化而产生了宋朝就已出现的魁星楼、魁星阁等相关建筑,明清两代,已有具体形象的魁星神成为这些楼阁中的主祭之神。清代,这类建筑遍布全国各地,从文风蔚然的江南,到颇为荒凉的北疆,皆可见其踪迹,当是时科举功名在国人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随着祭祀场所的普及,祭拜仪式于清代逐渐形成,祭拜魁星较普遍的行为是士子考前赴魁星阁进行参拜,以祈求自己此行顺利成功。但魁星神另以农历七月七日为“生日”,这一天意欲求取功名的士子会到魁星阁祭拜魁星,祈求自己文运亨通。这日夜间,士子置酒欢饮,称为“魁星宴”,还有所谓“魁星会”,是由私塾教授领导弟子向魁星设祭行礼。

上文基本是科举魁星崇拜呈现给我们的较为成熟的全貌,这一简短的介绍涉及三个方面,即寓意、造像及祭祀,由此观之与其他神灵崇拜相比并

[收稿日期] 2011-12-20

[作者简介] 张晓雪(1986-),女,吉林长春人,主要从事文化史研究。

无特别之处。然述及这一科举神祇的源流,则较其它神灵远为复杂。首先我们必须关注一点,即许多文献在述及魁星时,“魁”字与“奎”字是通用的,“魁星”也写作“奎星”,“魁星阁”亦被书写成“奎星阁”。这究竟是一种误写,抑或科举魁星崇拜本就是二者相结合的产物?下文笔者即从此一处入手,详细剖析“魁”之字义演变,揭示其与科举制的关系;兼及缕清我国古代“奎宿崇拜”的发展脉络,揭示其在科举魁星崇拜中的地位。

二、“魁”字涵义溯源

在进行这一部分的论述之前,先让我们大致了解一下几部较权威的工具书对“魁”字的解释,首先述及《康熙字典》:

魁(苦回切)①魁帅。《书·胤征》“殄厥渠魁”;《传》“魁,帅也”;《礼·檀弓》“不为魁”;【注】魁,犹首也。②大也。《史记·孟尝君传》“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渺小丈夫耳。”③《庄子·庚桑楚》“人见其跂,犹之魁然。”【注】魁,安也,一曰主也。④《博雅》“魁岸,雄杰也。”⑤星名。《史记·天官书》“魁枕参首。”【注】魁,北斗第一星也;《后汉书·郡国志》“魁方杓。”【注】瑶光第一至第四为魁。⑥蜃蛤也。《仪礼·士冠礼》“素积白屨,以魁柎之。”【注】魁,蜃蛤柎注也。【疏】以魁蛤灰柎之者,取其白耳,魁,即蜃蛤一物。⑦姓。⑧小阜。《周语》“以为魁陵。”【注】小阜曰魁。⑨与“块”同。《汉书·东方朔传》“魁然无徒。”【注】师古曰:魁读曰块。⑩与“科”同。《后汉书·东夷传》大率皆魁头露髻。【注】魁头,犹科头也。谓以发萦绕成科结也。〔1〕

成书于民国的《中华大字典》,对“魁”的解释较为详细:

魁(枯回切音盔灰韵)①羹斗也。见《说文·斗部》。②根本也。③星名。北斗第一星也,见《史记·天官书》。④犹首也。北斗以魁为首,故凡为首者皆称魁。前代科举分五经取士,每经首选一人,曰经魁,又殿试首选曰大魁。⑤帅也。⑥安也,一曰主也。⑦大也。⑧藏也。⑨小阜也。⑩芋,芋根也。⑪蜃蛤也。⑫魁梧,壮大之意。⑬魁堆,高貌。⑭促迫也。⑮壮貌。⑯魁岸,大度也。⑰吴魁,盾名。⑱帝魁,神名,一曰黄帝子孙也。⑲同科。⑳同块。〔2〕

《辞海》中也有对“魁”的解释,现列如下:

魁(kuí 奎)①大;壮伟。②首领。③首选;第一。明代科举制度以五经取士,第一名为经魁,五经之魁为五经魁,亦称五魁。④魁蛤,即蚶。⑤小丘。⑥食匙;舀汤的食具。⑦古星名。〔3〕5755

先秦文献中对“魁”字应用、阐发较多的是《楚辞》,它提供了三个较为明确具体的意义,均出自《九叹》:其一“陵魁堆以蔽视兮,云冥冥而闇前。”注者云,“魁堆,高貌”;其二“偃促谈于廊庙兮,律魁放乎山闲。”注曰,“律,法也。魁,大也”;其三“合五岳与八灵兮,讯九魁与六神。”注云,“魁,一作魁。九魁,谓北斗九星也(北斗实为九星,另两颗星肉眼不可见)”。〔4〕而关于“北斗星”的解释,《兵法》亦云:“甲子从北斗魁第一星起,顺数至庚午,在第七罡星。”〔5〕后世天文星相亦将北斗前四星称魁,后三颗称罡,这段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对于北斗星的认识已较为全面,基本与后世无异。《吕氏春秋》对于“魁”义另有阐发:“圣人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6〕“魁士”当指出众之人、高义之士,与上文所引三段《楚辞》中前两段的意义相似,皆有“高、大、出众”之意。综上观之,先秦时期“魁”可指代北斗星,也可指北斗众星中的一部分,然后世之科举魁星崇拜却并不由北斗星相崇拜发展而来。我们应将关注点置于“魁”之其它主题,即“高、大、出众”这些意象之上。正是这几种相近意义的阐发、升华,使“魁”发展出“为首、第一”之意,进而得以与科举考试相关联。

秦汉时期,道教逐步兴起,占星之术大为兴盛。至迟于西汉,北斗七星崇拜已普遍出现,我们更可于《史记》〔7〕、《汉书》〔8〕卷26,1273等重要史料中窥测到其重要性。然而这一时期的史料正印证了上文所说,先民对北斗七星的崇拜与本文所探讨之科举魁星并无关联。《后汉书》有云:“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杀。星从太微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将出,有所伐杀”〔9〕卷100,3220;又云:“流星为贵使,轩辕为内宫,北斗魁主杀。流星从轩辕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将出,有伐杀也”〔9〕卷102,3258-3259;《太平经》亦载:“故后六为破,天斗所破乃死,故魁主死亡,乃至危也。”〔10〕三则史料明确指出北斗魁星在天文星相中预示着杀伐和死亡,而道教神仙体系中亦有“南斗主生,北斗主死”的说法,却并不与科举、文运相关。那么“魁星”何以后世会与科举考试相关联,而形成科举神祇崇拜呢,我们必须将关注点转向这一汉字的其它涵义。让我们回到史料:《汉书》载“及王莽时,诸公之间,陈遵为雄;闾里之侠,原涉为魁。”颜师古解释说,魁者,根本也。〔8〕卷92,3699 这一解释并不通透,这里的“魁”与“雄”应属意义相近,皆是“为首”之意;《后汉书》亦载“里有里魁”〔9〕卷118,3625,与上述意义相同。“魁”在先秦时期已发展出“高、大、出众”之意,而在秦汉时期,其已有“头目、为首”的意

思,这也与“魁星”处于北斗七星之首的星相位置相辅相成。

关注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五代史料,“魁”字义因袭两汉,并无阐发。宋朝乃“重文轻武”之一代,故科举制度虽始创于隋,实则兴盛于两宋,这一时期,科举魁星崇拜的“精神层面”最终形成并开始了“物化”过程。宋辽金史料对于“魁”字最重要的阐发在于——将其与科举考试最终联系起来——指各科考试的第一名或最终的状态。史书中此类用法很多:《宋史》载“神宗曰:‘卿为仁宗朝魁甲,宝文藏御集之处,未始除人,今以之处卿。’”^[11]卷347,11008很明显“魁甲”指科举考试中极为出类拔萃者,很可能就是最终的状态;又载“莫濂字子蒙,湖州归安人。以祖荫补将仕郎,两魁法科,累官至大理评事、提举广南市舶。”^[11]卷390,11956这里的“魁”作动词用,指在该科考试中获得第一名;《辽志》亦载“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名分焉”,^[12]“魁”字意与上文相同。

两宋时期,“魁”字在与科举考试相联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在述及科举相关事宜时,“魁星”一词已普遍出现,究其所指已不是“北斗之魁星”,而是指状元之类的科举及第者乃至普通科考士子。下面试举几例:《芦川词·感皇恩寿》有云“绿发照魁星,平康争看。锦绣肝肠五千卷。出逢熙运,早侍玉皇香案”^[13],描绘的是士子及第、春风得意之情境,而“魁星”一词即指科考士子。《临江仙·会黄魁》又云“北斗南斗云送喜,人间快睹魁星”^[14];魏了翁有词《菩萨蛮·王子振》云“寿宿对魁星,颊红衫鬓青”^[15]。这两则皆是“魁”与“星”连用作名词,所指与上文同,是将科举及第者或参加科考的士子称为“魁星”无疑。这里“魁星”一词的出现与指代意义实是科举魁星崇拜形成过程中极为重要、承上启下之一环,其不仅承接了“魁”字“为首、第一”之义与科举考试相关这一层面,同时直接导致了该神祇崇拜精神层面的最终形成。这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的过程,“魁”之字义与科举的关联是抽象的,人们将科考士子称为“魁星”则是发展至“具体”,再到“魁星”这一概念从士子个体抽离而形成神祇崇拜,这又是一种“抽象”。这里将“魁星”转换成指代具体实物的名词,赋予其之前单纯的字义联系以新的活力,从而导致该崇拜现象的最终形成,此为中国古代民间信仰领域诸神祇形成之必经过程。

与上文讨论内容相承,宋朝的地方志史料中已出现对于魁星楼、魁星祠的记载。《景定严州续志》

中关于魁星楼的地点、状况、修建者的记载有四处:《卷二·知州题名》载“吴槃,朝奉郎,宝祐二年八月十三日到任,……造魁星楼,奏增贡额,未允。”^[16]卷2,4361《卷三·学校》载“州学在城西北隅……由殿门而东为肃仪位,为魁星楼”^[16]卷3,4368,又载“魁星楼为一学伟观,前知州吴槃,既勤朴斲,今侯钱可则,始丹垩其上,以奉魁星。”^[16]卷3,4369《卷八遂安县·祠庙》载“魁星祠在县南,淳祐辛亥知县魏端介建”;^[16]卷8,4404《玉峰续志》有一处记载:“玉虚道院在县西南,……咸淳闲邑民彻而新之,以奉真武。请于礼部,得玉虚为额。奉吏部陈澹轩像于旁,近迹又创北斗梓潼魁星祠于其中。”^[17]这里是建祠者或记载者将魁星崇拜与文昌信仰混为一谈了,这不足为奇,后世也有将二者祀于一祠之中的;另有一处见于明代《嘉靖淳安县志》,“儒学在县治东南,……淳佑五年,邑士汪自明建魁星楼。”^[18]笔者日前于宋朝史书、方志中并未见探讨“魁星崇拜”的内容,所见唯以上6处魁星楼记载,仔细阅读不难发现其中记载了4座魁星建筑,分属浙江、江苏两省。浙江严州2座、淳安1座,江苏玉峰1座,而江浙地区在科举时代也正是文人之渊薮,文风蔚然。但我们不能据之推测魁星崇拜就起源于江浙一带,因为宋朝方志遗留至今者四十余本,其中江浙方志占总数一半以上,故也可能其它地域亦有此建筑而方志不存。

两宋时期,科举魁星崇拜精神层面最终形成并开始向物质层面转化,即部分地区开始建造魁星楼,这又开启了下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三、中国古代的“奎宿”崇拜

上文详细论述了“魁”字义的发展演变与科举魁星崇拜形成的关系,其关系可谓十分密切,延续我们在文章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奎宿崇拜”又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下面我们将简单对“奎宿”加以探讨,以方便阐明这一问题。

与上文“魁”字相同,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康熙字典》对“奎”之一字的解释:

奎(苦圭切 音睽)①《说文》“两股之间。”②星名,二十八宿之一。《礼记·月令》“中春日在奎,季夏旦奎中”;《宋史·天文志》“太祖乾德五年丁卯,五星聚奎”;《孝经·援神契》“奎主文昌(应为‘文章’)”;《春秋·合诚图》“奎主武库”;《汉书·天文志》“奎曰封豨,主沟渎”;《后汉书·苏竟传》“奎为毒螫,主库兵”。③《集韵》苦委切,音睽。奎踞,举足行貌。^[19]

《中华大字典》对“奎”解释基本因袭《康熙字典》

典》，现列如下：

奎(倾畦切 音睽齐韵)①两股之间。②星名，二十八宿之一。③奎蹠，开足行貌。^[20]

上述两部工具书对“奎”字的解释较为简单，下面笔者将对这一字进行更为详细的梳理，以方便阐明本文的主题内容。

我国古代先民将南中天的恒星分为二十八群，称为二十八星宿。它分为四组，称四象或四方神，分别为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和北方玄武，每一方又各有七个星宿。我们现在所说的“奎宿”，即为西方白虎七宿中的第一宿。

先秦时期，史书中已可见对于“奎宿”的记载。《尔雅》载：“嫫嫫之口，营室东壁也。降娄，奎娄也。大梁，昂也。”^[21]是为对星宿的解释说明；《礼记》亦载：“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在奎。”^[22]而《吕氏春秋》所载：“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23]都是对天文星相划分的解释。所引三段史料皆说明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对“奎宿”有所关注，并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其后更将其衍生出了多种寓意。

秦汉，二十八星宿的划分方法已普遍出现，人们赋予奎宿的意义更为丰富，其中两种与我们的主题有关。其一，人们认识到奎宿对应地上的疆域为鲁地，即孔子的故乡。《汉书》载：“三年，填星在娄，几入，还居奎。奎，鲁也。占约：‘其国得地为得填。’是岁，鲁为国。”^{[8]卷26,1304}又载：“鲁地，奎娄之分野也。”^{[8]卷28下,1662}鲁地为孔子首兴儒学之地，实为古代中国文运昌盛的代表，这是奎宿与文事、文运最初的联系。其二，至迟在东汉时，“奎主文章”这种认识已经出现。成书于西汉后期的纬书《春秋元命苞》载：“苍帝史皇氏，……仰观奎星圆曲之执，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24]这里“奎宿”与文字的产生关系密切，是其与文事、文运最直接的联系。成书稍晚的纬书《孝经援神契》亦载“奎主文章，仓颉效象”，东汉宋均对此注道：“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25]其意与上文“仓颉创字”基本相同，可见“奎主文章”这种认识不唯一处记载。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于奎宿的认识效仿于前代，并无其它阐发。时至隋唐五代，“奎主文章”的信仰已普遍为人所接受而成定式。《初学记》、《书断》以及几首唐诗作品中皆提及“奎宿与造字、文章有关”这一意象，这可能与唐代书法兴盛有关，无疑也说明了这一“信仰”被认可与普及程度。至于宋辽金时期，奎宿与文章、文运相关的说法已极为普遍，几乎“奎宿”每一受到人们的关注，就必与

文事相关，“奎主文章”的信仰被最终确定。这一时期，与藏书有关的殿阁，其牌榜很多都含一“奎”字：如《禅林僧宝传》记载，大觉琏禅师“建大阁藏所赐诗颂，榜之曰宸奎”^[26]；《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载，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辛未，“以大相国寺新修太宗御书殿为宝奎殿，摹太宗御书寺额于石，上飞白题之”^[27]。宋朝对于“奎宿”的信奉较之前代更甚，“奎宿”的地位也更高，曾巩诗《贺方正字启》云：“赐对中宸，升华内阁。上恩优异，贤业光亨。国家宪奎，壁以右文。”^[28]更有史料载，宋景定二年，司历者曰：“星有大尾，旅于奎，……其占为文运不明，天下三十年无好文章”^[29]，奎宿主司的已为天下之文运，影响已及国家，这可能与有宋一朝尤为注重“文事”有关。且这一时期与皇帝有关的文章、书画作品被称为“奎画”、“奎章圣藻”，可见对其的重视程度。这种对于“奎宿主文事”的认识也普遍为文人所接受，以此意象入诗、词者较多，欧阳修《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有“天象奎星暗，辞林玉树凋”^{[30]3582}之叹；王禹偁诗《谢宣赐御草书急就章并朱邸旧集歌》有“天王出震寰海清，奎星灿灿昭文明”^{[30]653}之句；刘克庄词《满江红·次韵》更有“奎文宠，崇儒教”^[31]之语。

至此，“奎主文章”这一信仰已最终形成，又因明朝魁星楼等相关建筑已普遍出现，故史料中多有将其写做“奎星楼”者。这种现象是否说明“奎宿”信仰在科举魁星崇拜的形成过程中地位重要呢，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笔者将详细论述这个问题。

四、魁星崇拜的形成

以上两部分，分别对“魁”字涵义的演变以及“奎宿”信仰的产生与发展，按时间顺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这种梳理使我们对本文论述的主题——魁星崇拜之形成——有了一个概括性的认识，但这一认识既不系统也不深入。下面我们将对这一崇拜现象的形成过程做一整合说明，并得出笔者不同于以往研究者的结论，以期读者们有一清晰、明确的了解。

学界虽对魁星神祇缺乏系统的学术性研究，然相关学者述及这一崇拜现象时都会援引下面这段史料，而很少有人对其作出质疑与批判。

顾炎武《日知录》有云：“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为文章之府，故立庙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不知奎为北方玄武七宿之一，魁为北斗之第一星。所主不同，而二字之音亦异。今以文而祀，乃不于奎而于魁，宜乎今之应试而获中者，皆不识字之人乎？”^[32]

这段论述很好理解,顾氏认为世人崇拜的魁星神起源于“奎宿”崇拜。“奎”因为与文章的联系而得到世人的立庙祭祀,但“奎”之一字过于抽象而无法塑像,故世人找到了“魁”字加以代替,将魁星神像塑造为“鬼踢斗”。这段话的后半部分强调了“奎宿”、“魁星”的不同,讽刺了世人对其的混淆。我们暂且不论顾氏对魁星崇拜这一文化现象的态度如何,只看其得出的结论——今人崇奉的魁星神乃“奎宿”崇拜与“魁”字意涵二者整合而来,“奎”提供了其与文章的联系而“魁”字提供了造像的可能性。

作为我国现当代权威工具书之一的《辞海》,亦有“魁星”条,现列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魁星①又名“璇玑”。北斗中前4颗星,即北斗一(天枢)、北斗二(天璇或天璿)、北斗三(天玑)、北斗四(天权)的总称。古称“羹斗”为“魁”(见《说文》),因四星排列成方形如“斗”,故名,或称“斗魁”。②专指北斗一(天枢)。《史记·天官书》张守节正义:“魁,斗第一星也。”③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奎星”的俗称。“奎星”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称为“奎宿”。后被称为主宰文章兴衰的神。道教也尊之为神。因在汉朝纬书《孝经援神契》中有“奎主文章”之说,后世遂建奎星阁以崇祀之。顾炎武《日知录·魁》:神像“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故魁星神像头部像鬼;一脚向后翘起,如“魁”字的大弯钩;一手捧斗,如“魁”字中间的“斗”字;一手执笔,意谓用笔点定中式人的姓名。^{[3]5755}

本文第二部分所引该辞书“魁”字义与笔者总结的字义基本相同,此也为一佐证。然观辞书“魁星”解释的第三条,很容易看出是自顾炎武的论述因袭得来,可见这一权威工具书也同意顾氏对魁星崇拜的认识。

然而笔者通过对魁星崇拜的研究,得出了与顾炎武、《辞海》不同的结论。前文已充分论述了“魁”字涵义的演变以及古代“奎宿”崇拜的发展,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两宋时期,魁星崇拜的精神层面形成之时,其并未与另一崇拜现象“奎宿”崇拜发生联系,这一时期的魁星崇拜仅是因——“魁”字义中包含的“为首、第一”等涵义与科举考试产生联系——而发展得来。

两宋时期,将科举考试第一名或成绩优异者称为“魁甲、魁首”已成为定式,也多见将科考士子称为“魁星”的记载,这说明“魁星”这一名词已可以脱离“北斗魁星”的含义而另据它意,并最终与科举考试形成紧密的联系。而这一时期的“奎宿”崇拜则

是承袭前代独立发展的,人们强调的仍是其与文章、文运的关系。苏轼被称为“奎宿神”见于宋代史料,依据的是他的文采而非其他,也并不与魁星崇拜产生联系。可以说此一时期的魁星崇拜与“奎宿”崇拜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现象,这一结论还有一个更为客观的依据,要知见于史料的明清两代之“魁星楼”,被写作“奎星楼”者屡见不鲜,然据笔者至今掌握的宋代史料来看,明确提及“魁星楼”者6处,无一处与“奎”字混用的,证明二者当时并不相关。直至元代,相关学者论及“奎宿”崇拜时也没有提及其与魁星崇拜的关系,《敬斋先生古今魁(音tǒu)》载:

“世以秘监为奎府,御书为奎画,谓奎宿主文章也。故宋有奎文阁、宝奎楼之称。又薛奎字伯艺,吴奎字长文,悉以文艺配奎为言。予考之晋书天文志,则云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库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沟渎,其象与图书文章等全不相干。而东壁二星在北方,实主文章,盖为天下图书之秘府。……然世之言文章者,不取东壁而独取奎者,岂奎宿森罗错综有象于文而东壁无之耶?或前人误用而后人承之邪?抑别有所出?而吾未之见也。”^[33]

这段话首先言明了世人对“奎宿主文章”的信仰,后就天文志记载的星相位置展开讨论,认为“奎宿”实不与文章、文运相关,“主文章”者另有它星(东壁二星)。此一段为元朝史料,我们要关注的是著者对“奎宿”寓意的认识,可以看到这种认识、探讨的层面并未超出“奎宿”与书画、文章的关系,而并未与科举考试、以及我们研究的魁星崇拜发生关系。可见时至元代,科举魁星崇拜与我国古代“奎宿”信仰,二者还未产生关联,仍在独立发展。

甚至笔者于明代方志中所见的一篇《魁星楼记》,在述及“魁星”渊源时,也未见其与“奎宿”有何联系:

“魁星楼,盖取北斗第一星以名也。魁居斗为一,天之枢,枢所以旋斗杓而行乎周天也。志天文者谓,斗旋四星皆为魁,号不同,而其为魁首义一也。然则取以名楼何也?楼为邑庠作也,作楼以魁名以崇科目也。何也?系唐宋以科拔擢天下士,其名在举首者率曰魁大庭,系策曰廷魁,省闾奏名曰省魁,……以其在人为魁名,在天为魁象,故特书魁星楼者,昭其名也。”^[34]

作者叙述了以“魁星”命名楼阁建筑的原因。认为魁星为北斗第一星(或前四星),而在唐宋之时又被用来形容科举及第者,故在州县学校中以“魁

星”做楼名是要取其“第一、为首”的积极寓意。这一论述与笔者前文的探讨相一致,也为笔者得出本文结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在这里可以确定的是,这种二者独立发展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明朝,甚或是明朝后期,此后两种崇拜现象始相互影响、渗透,形成了明清两代崇祀颇丰的科举魁星崇拜。关乎这一结论的证据有二:其一,上文提及魁星建筑的名称在明清两代,“魁”、“奎”二字已开始大量混用,世人已不加以区分;其二,我国南方一些地区以及台湾省的民俗文化中存在“青蛙崇拜”现象,这种崇拜文化就与科举崇拜相关联^[35]。《史记》:“徐广曰:‘奎’一作‘圭虫’(写作上下结构)”,而“圭虫”字即“蛙”字,说明二者确实存在联系。而我国许多地区在每年七月七日这天用放生青蛙来祭祀魁星,“国朝施鸿保《闽杂记》云:龙岩州士人皆介食蛙。七月七日为魁星诞,必买大者,祀而放之池中”^[36],也说明与“奎”相关的青蛙崇拜参与到科举魁星崇拜中来。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时至宋代魁星崇拜精神内涵最终形成并已物化之时,这一崇拜现象还只由“魁”字与科举考试的密切关系独立发展而来,并

不与源远流长的“奎宿”信仰发生联系,时至元代亦是如此。而明代二者开始发生联系,可能是因为“科举考试”与“文章、文运”这两个概念本就关系密切,加之“魁”、“奎”二字读音相同,总之这一时期人们将“奎宿”信仰的某些精神内涵加入到魁星崇拜中来,形成了我们后世所见的科举魁星崇拜。可以说“科举魁星崇拜”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基本由魁星崇拜发展而来,“奎宿”崇拜只起到一个简单补充的作用,而不参与其萌芽与产生。

结 论

综上所述,盛行于宋代的科举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更为根本的信仰文化发生联系,产生了本文探讨的主题——科举魁星崇拜。对这一神祇的崇拜观念产生于宋朝,并于明清两代开始普遍物化,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魁星神”。虽明清可见将“魁星楼”写作“奎星楼”的两字混用现象,但通过研究可知,科举魁星崇拜观念确是完全由“魁”字义与科举考试之关联这一意涵发展而来,而不与奎宿信仰相关。后来的混用现象,是奎宿信仰对魁星崇拜进行的简单介入与补充,而并未参与其萌芽与产生。

【参 考 文 献】

- [1] 康熙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同文印书馆,原版影印本,1958年版,亥集上,1461页第09.
- [2] 陆费逵,欧阳溥存等.中华大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1915年版,戌集鬼部129页,总1494页.
- [3] 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 [4] 王逸.楚辞章句(钦定四库全书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集部卷21,第98页.
- [5]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卷1,第3页.
- [6] 吕不韦.吕氏春秋(新校释本)[M].陈奇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卷4劝学,第198页.
- [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27,第1289页.
- [8] 班固著.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 [9] 范曄著.后汉书[M].刘昭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0] 王明.太平经合校[M].卷73至85,阙题.
- [11]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2] 叶隆礼.辽志[M].试士科制.
- [13] 张元幹著.芦川词[M].曹济平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
- [14] 唐圭璋编.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洪

适条,第1377页.

- [15] 唐圭璋编.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魏了翁条,第2394页.
- [16] 钱可则修.景定严州续志(宋元方志丛刊本)[M].郑瑤,方仁荣纂.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7] 谢公应修.咸淳玉峰续志(宋元方志丛刊本)[M].边实纂.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卷下,第1108页.
- [18] 姚鸣鸾修.嘉靖淳安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M].邵洪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卷6,第152—153页.
- [19] 康熙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同文印书馆,原版影印本,1958年版,丑集下,251页第11.
- [20] 陆费逵,欧阳溥存等编.中华大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1915年版,寅集大部,31页,总768页.
- [21] 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卷6,第176页.
- [22]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卷15,第470页.
- [23] 吕不韦.吕氏春秋(新校释本)[M].陈奇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卷13有始,第662页.
- [24] 孙穀(jue)编.古微书(丛书集成成本初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卷6春秋元命苞,第111页.
- [25] 徐坚等.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

- 21,第506页.
- [26] 惠洪. 禅林僧宝传[DB/OL]. 中华古典精华文库(电子书),卷18,第106页.
- [27]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卷135,第3219页.
- [28] 曾巩. 曾巩集[M]. 陈杏珍等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辑佚卷,第778页.
- [29] 谢枋得. 谢叠山全集校注[M]. 卷2,送黄六有归三山序.
- [30] 北大古典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31] 唐圭璋编. 全宋词[M]. 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刘克庄条,第2612页.
- [32] 顾炎武. 日知录[M]. 陈垣校注.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卷32,第1872页.
- [33] 李治. 敬斋古今黠(tou三声)(钦定四库全书本)[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子部卷1,第343页.
- [34] 姚鸣鸾修. 嘉靖淳安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M]. 邵洪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卷13,第503—507页.
- [35] 章军华. 抚州青蛙信仰与跳魁星小戏源流考[J]. 华东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18—122.
- [36] 俞樾. 茶香室续钞[M]. 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扫描版),卷19,第98—99页.

(责任编辑:闫卫平)

On the Origin of Kui Xing Worship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ZHANG Xiao-xue

(Tourism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Cultur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Song Dynasty, Kui Xing was regarded as an asylum seeker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origin and cause of this worship from the meaning of two words"魁" and "奎". It shows that Kui Xing worshipping derived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魁" in stead of "奎".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魁" was replaced as "奎". However, the influence of Kui Su worship was very limited, which was not significant for the birth of Kui Xing worship.

Key words: Asylum Seeker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 Kuixing God; Origin of the Worship